

外交圈裏五十年

●定 中 明

(一) (本文插圖刊第46、47頁)

筆者所寫「回憶錄」係分四個階段記述，已將「童年」與「求學」兩階段寫完，因鎖務紛繁，擱筆甚久至感抱歉，現擬繼續憶述「從公」與「退休」兩階段。此兩階段歷時較長，見聞較多，不克詳述，擬摘要追記，節省篇幅。

筆者自民國卅一年五月起至七十二年六月從事外交工作先後共達四十一年之久，首先在重慶進入外交部，嗣又先後外放至伊朗、黎巴嫩、茅利塔尼亞、利比亞等國工作，兩度參加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大會，民國六十七年起被借調應聘在國立政治大學担任首任阿拉伯文學系教授兼主任八年，其間復先後膺命担任中國回教朝覲團團長四次，民國六十八年屆齡退休，奉特准延長任期五年至七十二年六月，改任外交部顧問，繼任中國世界回教聯盟創始理事會理事，全球清真寺最高理事會理事兼台灣分會主席，宣揚教義，主持

教務，以迄民國八十一年，配合政府政策，從事國民外交，在外交圈裏已五十年。

清真寺找回教兄弟

我於民國卅一年二月初農曆新年剛過不久，隻身抵達戰時首都重慶，下榻於江邊一小客棧，立刻感到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孤寂徬徨，於是依照我們中國回教徒的傳統活動方式，先參拜清真寺，結果找到了較場口十八梯的清真寺，當時的教長是有名的馬松亭阿洪，我們在上海、開羅都曾見過面。他是我們的前輩，一見如故，倍感親切。由於馬松亭阿洪的介紹，認識了幾位設在該寺的「中國回教協會」工作人員：總幹事張裕良，第三組組長閃克行、第一組組長李廷弼等教親。受到他們熱烈親切的歡迎，從他們的口中獲悉了我在埃及愛大同學林仲明兄的地址，不久便取得了聯絡，不禁喜出望外。林仲明兄那時已進入外交部工作，白天上班，晚間兼任中央廣播電台阿拉伯語節目的主持人，他和一位雲南同鄉回教青年馬映祥君（現在台灣以上校退役定居屏東）同住在電台的宿舍裏。翌日他就把我接到他們的

宿舍去住，三人擠一間房間，還算寬敞。在抗戰的艱苦環境下，能有一處棲身，聊避風雨，已屬大幸，焉敢奢求。我們三人共吃回教膳食，生活暫告解決。

我由林仲明兄處得知好友當時新疆籍立法委員艾沙的地址電話，（艾沙現仍健在已逾九十高齡，寄居土耳其伊斯坦堡）不久取得了聯繫，我和他是在上海結識，開羅重逢，意氣相投的好朋友。承他的引介管見了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朱家驊（驥先），朱部長很愛護青年，接談之下他對我的印象不錯，欲予提攜，乃介紹我認識了服務中央宣傳部任專員的楊敬之教友，楊君四川人，生性豪爽，熱心助人，有燕趙之風，他秉承了朱部長之旨為我安排進入當時由政府主辦設於復興岡的「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十九期」受訓，團長由蔣中正委員長親自兼任，王東原將軍任教育長，不久我即接到通知，乃準時前往報到，開始了我一生短暫的軍旅生涯，至感興奮。

陳立夫的慰問嘉許

我在埃及開羅唸書時曾經幫過艾沙一點忙，他回國後即分向有關當局揄揚推荐，結果教育部特聘我為教育部駐埃及特約通訊員，（屬義務性）。那時（一九三九年）我剛畢業，遂担任此項工作專門報告日人在埃及及中東的活動情況，工作了一年，我表示願意回國實際參加抗戰行列，翌年（一九四〇）夏我先後接到上海母校（伊斯蘭師範）及重慶教育部核發的兩筆旅費各五十英鎊，我立刻辦理回國手續，買棹東歸，到了重慶，方知上海伊斯蘭師範已奉命遷往甘肅平涼，改為國立「隴東師範」，人事全非，路途遙遠，無法聯系，原擬返校服務之念，遂予打消，我既係教育部補助旅費叫我回國的，自當向教育部報到，再行定奪。經取得聯絡始知部長為陳立夫（現任總統府資政），乃約定時間，前往晉見，陳部長接見我時態度儒雅，面色和煦，首先對我此番隻身冒險回國，長途跋涉之辛勞予以慰問。繼對我過去一年中工作成就表示嘉許，最後則詢問我今後擬作何打算？似有在教育部為我安排工作之意，我這時自忖，我不是學教育的，教育行政對我

是外行，以自己所學自以從事回教國家之外交工作為宜，乃坦率地表明心願志趣，陳部長聽後頻頻點頭稱善，並未介意。且允將致函外交部推荐，我遂乘勢起身告辭，自此我與教育部的關係告一段落。

復興關參加中訓團

復興關位於戰時首都重慶西北郊區，離市區約三四華里。地勢高亢，氣象雄偉，有龍蟠虎踞

之概。確為戰時訓練黨政幹部的好場所，學員們都能體驗出「臥薪嚐胆」、「明恥教戰」的精神與意義，所以個個都懷着「志士報國、直搗黃龍」之赤忱，精神旺盛，氣勢如虹，而訓練團的所有宿舍建築，諸如大禮堂、辦公室、講堂課室、學員宿舍、廚房餐廳、浴室廁所、操場靶場、防空洞、儲藏室等都是以人工開闢山坡精心設計興建而成，具有一種簡單樸實，堅固耐用的特質，確能表現戰時克難的蓬勃朝氣。

訓練的課程分學科與術科兩種，尚有課外活動，生活作息完全軍事管理、紀律嚴明，秩序井然，本來每期訓練都是為時一個月，但我們第十九期却因臨時增加了一些課程（已記不清）而延長兩週至卅一年四月中旬才結業，在這短短的時期內精神體魄均有顯著的進步，受益良多，而生活方面並不枯燥而是多采多姿，情趣橫生，其中頗有足資一述者，茲略舉數端如後。

升旗典禮蔚為壯觀

一、升旗典禮：最能代表軍事生活精神的活動項目莫過於每日清晨的升旗典禮，其儀式莊嚴肅穆，整齊劃一蔚為壯觀，每天清晨五時一聲起床號響，上千的學員立即躍身起床，以極迅速熟練的動作做好內務，然後趕往盥洗室以十分鐘的時間匆忙完成洗臉刷牙的動作，再趕至大操場上集合，分組列隊，在一陣快速的報名後，全場靜寂無聲，直到教育長王東原將軍（後為駐韓大使）蒞臨檢閱台前，一聲「立正」口令劃破長空，隨即樂聲大作，但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着樂聲

冉冉上昇，全場學員官兵一致舉手敬禮、禮畢，接着又合唱「國旗歌」：「山川壯麗，物產豐隆，黃炎世胄，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固步自封，光我民族，共進大同……」一時歌聲震耳熱血奔騰，這種動人的場面，無異給每位學員注射了一劑「愛國強心」針，其效用之大，不言而喻，典禮完畢後隨即開始列隊跑步，繞場數週後解散，大家奔回寢室重新整理內務，休息片刻再趕往餐廳用早餐，然後準備上課。

團長蒞臨印象深刻

二、團長蒞臨：我們受訓學員知道團長為最高領袖蔣中正委員長兼任，無不引頸而望冀盼一睹威儀，頭一天升旗典禮中出現在檢閱台上的教育長王東原將軍，他極力地摹仿委員長的姿態，除上唇也蓄有一撮短髭外，舉凡抬手敬禮、走路、轉身、講話語調等，無不唯妙唯肖，足以亂真，我們因相距甚遠，加上有晨霧，看不太清楚，大家都誤以為是團長。

有一天蔣中正團長突然蒞臨，大家異常興奮，但見一大羣侍衛前護後擁，急速拾階而下，逕往團長辦公室而去，不久佈告欄貼出通告：午後第一堂課即為團長訓話，午餐後我們準時進入大講堂，恭候團長蒞臨，不久景仰已久的領袖從容出現並開始講話，這是我此生首次親眼目睹領袖神采親耳聽到他那特殊音調的浙江「國語」，印象非常深刻。

三、當場頒獎：我們每天上午有幾節學科要上，多半都是由專家學者來講授，我們有時要作

筆記，寫心得，也很忙，記得有一天是由「地方自治」學專家李宗黃先生（雲南人）來講「地方自治」，講到最後他忽然提出一個問題來要我們回答，一時大家都在思索，無人作答，結果我首先答出（已忘其內容），李先生極為讚賞，並即宣佈要頒贈我一項獎品，要我上台領取，我那時懷着緊張興奮的心情上台領獎，李先生所頒的獎就是他的大作「中國地方自治學」一套，獲得會場熱烈的掌聲。

一口氣登上好漢坡

四、爬好漢坡：訓練團有許多課外活動，用以調劑心身，其中最有趣的一項是「爬好漢坡」，原來四川多山，重慶就是一座道地的山城而復興關則正位在丘陵起伏的山窩裏，到處都是山，其中有一處很陡峭的山坡，築有三百六十多等石階，有人能一口氣跑上去的就稱為「好漢」，故稱「好漢坡」，聽說過去十八期中能獲此項頭銜的還不多見，我這次居然一氣呵成，跑到頂點，拔得頭籌，贏得「好漢」的光榮頭銜，博得全體同學的讚佩。

挑土射擊記功獲獎

五、當面誇獎：課外活動中另一有趣的項目為「勞動」，是要使學員作勞動體力的工作以鍛鍊體魄，我們的「勞動」項目中包含有植樹、挑土等，有一天我們挑土（或担土）所有同學都是兩人合抬一筐，只有我一人是獨挑一擔（即兩籬筐），往來幾趟毫不費力，這已引起分隊長

的驚訝，這時忽然聽到一聲口令：「立正」！全體人員都放下担子，就地「立正」，事後才知道是重慶衛戍司令兼訓練團大隊長的霍雲章上將蒞臨視察，但見他手持馬鞭，意氣風發地由幾個武裝侍衛隨從沿途路察看過來，當他快走近我面前時，我們的分隊長舉手敬禮，並高聲說「報告」，霍將軍站住了，分隊長說：「報告大隊長，今日的『勞動』我們這班裏有一位同學『定中明』他身體健壯，體力過人，別人都是兩人抬一筐，而他則一人挑一擔，足為同學們的模範」，霍大隊長聽罷，便走進我身邊，仔細端詳我一番後伸出右手捏捏我的左臂的肌肉，說：「嗯！不錯，很結實，接着又大聲說定同學一人能做兩人的工作很值得敬佩，也很值得大家效法，應予嘉獎，而後離去，我因此記了一功。

六、射擊打靶：訓練團的目的既是在訓練當時黨政幹部以文武合一的教育，抗戰方酣，人人都有執干戈衛國家的義務，而現代的戰爭不是冷兵器時代而是現代化新武器時代，戰士作戰起碼也要會操作射擊步鎗、機鎗等輕武器，所以我們的術科中就有實彈射擊打靶的課程，我對這門課程特別感興趣，因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真正學到保家衛國的基本戰技，我們每週有一次實彈射擊的練習，另外還有拆鎗、擦鎗，還原的技術演練，非常有趣，可惜時間太短沒有機會學機關鎗的射擊操作，和手榴彈的投擲方法和技巧，我們每次打靶分好幾個梯次進行，每一梯次都約有十幾人一排，相距兩公尺左右，每人旁邊都有一位士官指導，教我們如何持鎗、舉鎗、瞄準、射

擊等姿勢與動作並予矯正，都很認真，射擊分站姿、跪姿與臥姿三種，每姿勢射三發子彈，以跪姿最難，射擊時鎗托會往後座，撞擊右肩窩相當沉重，我那時眼睛很尖，兩百碼外的靶紅心看得非常清楚，手臂有力，托鎗很穩，瞄得很準，所以每次射擊差不多都在紅心很近的週圍，分數都

很高，自己感到很欣慰。

七、回教伙食：回教因為不吃豬肉，所以飲食有別，一如佛教的吃素，在大陸上回教徒人數很多，不管軍隊裏或機關學校中都會有或多或少

的穆斯林，自然就會成立回教伙食團，中央訓練團自不例外。我們的回教廚房是分開的，就在大廚房旁邊而且是幾位教胞主持非常放心，訓練團有幾位回教的高級職員，當時教育長王東原將軍的機要秘書張兆理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張氏現尚健在，寓居美國芝加哥，已近九旬矣）那期我們伙食團的成員包括軍政職員及學員約近兩桌人，吃得不錯，大家都感激政府的德意與照顧。

中外雜誌工作信條

表揚好人好事
端正社會風氣
辨別是非善惡
服務世界人羣